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三種 —

昭陽李清映碧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訂

折獄新語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店總經理



—目 總 庫 文 本 珍—

珂雪齋近集

二册 明 袁小修著

五雜俎

二册 明 謝肇淛著

小窗幽紀

一册 明 陳眉公著

寫心集

二册 明 陳 枚編

青樓韻語

二册 明 張夢徵編

冰雪攜

一册 明 魏 泳編

廣笑府

一册 明 馮夢龍著

說頤

一册 明 徐懋學著

黃山謎

一册 明 馮夢龍著

六硯齋筆記

三册 明 李日華著

羣芳清玩

二册 明 毛子晉編

詞品

二册 明 楊 慎著

金陵瑣事

二册 明 周漫士著

紫桃軒雜綴

二册 明 李日華著

雪濤小書

一册 明 冰華生著

十種遊記

一册 明 屠隆等著

折獄新語

一册 明 王季重訂

竹嬾畫樓

一册 明 李日華著

幽夢影

一册 明 張 潮著

美人詩

一册 明 閔正中著

第一集全書二十種多半明刻初印本間有抄寫本

附贈

明刻全圖

金瓶梅詞話一百回全部

△精裝五厚冊——附圖一冊：共六厚冊一部

★ 歷 略 者 著 ★

本書著者李清。爲春芳玄孫。字心水。號映碧。晚號天一居士。明崇禎進士。官至大理寺左丞。居言路。中立無倚。康熙間徵修明史。辭以年老不至。有澹寧齋集史論。女世說。史略正誤。南北史南唐書合註。正書外史摘奇。二十一史同史同異。南渡錄。三垣筆記。明史雜著等著。此折獄新語稿其案牘之一也。然才華富瞻。斷制嚴明。足資後人範模。洵足珍已。

折獄新語總目錄

一	婚姻	一
二	承襲	二四
三	產業	四一
四	詐僞	六三
五	淫姦	一〇七
六	賊情	一四一
七	錢糧	一五三
八	失誤	一五九
九	重犯	一六四
十	冤犯	一七四
	疑犯附	

折獄新語

卷一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甫季重訂

婚姻

一件：逼嫁事

審得孔弘祖者。乃生員袁尙鼎壻。而二女則尙鼎女。弘祖婦也。先因鄰民何挺。曾求姻尙鼎。而此以紅帖往。彼以紅帖答。夫以紅帖代紅葉。何必新詩之當媒。胡歷十餘年。不聞挺以聘禮往也。迨天桃之佳期已過。標梅之晚感漸生。則二女已廿五歲矣。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雖貞姬亦鍾情。良匹而顧以一紙空言。必欲責二女爲罷舞之孤鸞。此非近情論也。今弘祖聘娶後。忽來何挺告。云有金釵綵緞之聘。此其有與無。俱不必辯。而所可一言折者。則二女矢節於鎖窗。洒涕於登輿。而至今猶啼號弘祖之舍者。是也。使他宅之雙飛無心。則當尙鼎逼嫁時。有割耳毀面誓死靡他耳。卽或籍東繇人。垂泣升車。則盛飾而往。浴體而縊。古貞女不以尸還陰書乎。何適弘祖後。寂無一聞也。狂風落盡深紅色。已非昔日青

青矣。挺可覓雕梁于別處矣。今乃以破甑之顧。謬希完璧之返者何也。及召二女當堂面質。則願作孔家婦者有。同喚江郎覺矣。夫二女既失身弘祖。豈復與挺爲藕絲之聯。若駭豎子哉。傷心于奪婦之慘。而一慟遽隕想挺之真情不至是也。非垂情彼婦實垂涎家兄耳。念係愚稚姑免究擬。然則袁尙鼎獨無過乎。紅帖之一答亦禍胎也。薄罰示懲。

一件：劫妻事

審得沈斌者鄞人也。先因厲馬所生六女。曾許斌爲妻。以十兩聘。胡馬二三其行者。復改許方四德子也。夫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此爲已嫁之婦言也。若六女與斌僅作楚岫遙夢耳。獨以斌之尋春稍晚者。忽使鸛鵲爲先占之枝。恐有情至不堪回首者矣。夫以理論則宜斷後約。速還先聘。然青青一枝已折他人手。卽令斌與六女復續鸞膠。而追思曩日之逐隊野鶯。若何綢繆得無悵然于二天可羞乎。而必遣飛花以上故林者。亦非情也。合命德四出銀十兩。補沈氏原聘。而女歸于方。金歸于沈。如是者安矣。厲馬蒙面鼠竄于禽獸又何難焉。方德四擇婚不慎。姑杖示懲。

一件：冤命事

審得汪三才去婦大奴。陳汝能義妹也。先因三才父繼光。曾出銀廿兩。聘大奴爲三才婦。夫大奴一石女耳。此固天桃標梅之無感。而蜂媒蝶採所不過。而問焉者也。及同衾後。三才悔恨無及。卽將大奴送還。汝能訖。非敢奢。望于藍田之生玉。正恐絕望于石田之生苗耳。則汝能之返其聘金也。宜矣。何遷延不償。且以寃命控乎。初汝能猶執石女之說爲誣。及召兩穩婆驗之。信然。然則爲汝能者。將令三才于飛之願。僅托巫山一夢。而不復爲嗣續之繩繩計乎。是面欺也。應杖治汝能。仍追聘金廿兩以結此案。

一件：肇破事

審得慈谿人任春龍。乃不僧不俗。而道念不勝其情腸者也。夫春龍兄爲春九嫂爲嚴氏。爲妻李氏。乃宜爾室家者。不知誰作棒喝。而忽作削髮披緇之孤往也。于是傳語兄嫂。爲伊妻另覓佳偶。而嚴氏遂以乃兄嚴鳳應。夫李氏旣爲鳳妻。與春龍訣矣。卽令沿門托鉢。或與李氏爲狹路之逢。當自附于李下。不整冠耳。胡忽逃禪。忽還俗。且欲以李氏爲覆水收也。蒲團座上。不生巫峽之夢。淨水池邊。寧卜雨雲之好。春龍所爲。何不知色。是空其稽首慈悲者。忽慨然作人間並蒂蓮之羨。而欲以俗婦爲梵嫂乎。今取春龍初情閱之。則出家之誓。嫁妻之呈。曾赴縣批。照且契內有云。高山磊石。並無擊轉。劈竹雨開。

再無重合堅而決矣。今何磊者頓轉而開者希合也。聚針於鉢舉七食之方可蓄室。果春龍具此神通乎。不則登肩而慾墮者真直二小兒爲祟而欲與李氏爲法種之延嗣也。則幾同慈水怪鳥矣。從輕擬杖。猶幸其不作僧敲月下門耳。今而後願春龍之無欲以觀妙也。

一件：斬佔事

審得洪氏者柯台明母也。先因台明有女嫁鮑紹陽子應龍。韶年方訂夫夭。桃嬴體已嗟夫弱柳未免。憑掖需人矣。於是台明覓婢梅女往。而洪氏乃指爲伊妾何也。果妾乎。台明妻固在。愛女莫若母。胡不往而以妾往。且往又八年。耶至梅女往矣。枕畔之枯枝不堪攀折。而或移情于傍砌之閑花。想亦應龍近情事也。若遽指爲紹陽。豈昔娶婦而讓兄者。今又得婢而讓父乎。至紹陽訴詞又可異焉。夫柯氏女誠病猶然生婦也。何至剪額梳釵告廟飲族。而以納婦者納婢均誕耳。今台明應龍俱往長安。惟提洪氏孫柯應棟嚴詰。則曰是婢也。非妾也。是繼往也。非從嫁也。此言得之矣。合無令鮑紹陽出銀六兩付之洪氏。而梅女則仍歸鮑家。異日嫁之乎。則銀仍付鮑。而女終歸柯。異日納之乎。則銀永付柯。而女終歸鮑。

一件：法斬事

審得定海縣人沈河與生員李二木皆相比爲奸者也。先因陳世傑無嗣會聘二木家婢爲妾而海其冰上人也。夫主翁已爲鷄皮鶴髮之衰朽而婢子猶作豔李濃桃之妖嬈固未免誤我芳年矣。迨年經六載而鴛頸雖交熊夢無兆以繁花綴黃葉恐一老一少到底是惡姻緣也。今者改嫁劉龍。豈曰世傑過兩少相親歡同魚水顧茲朽翁棄如敝屣耳。此亦何略何賣乎。胡海分甘不遂輒唆二木控衙。有老父易簣之際謬欲以愛妾殉其子以爲亂命也。卒改嫁之人稱其陰德。世傑可謂有陰德矣。又有一人廣置姬妾卒無子。于是率諸妾禱于先祠。自云我無虧陰陽一妾微睨之曰誤我輩芳年卽虧陰陽耳。世傑又可謂無陰陽之虧矣。今召世傑故妾詰之問與新夫相安乎。則曰安。而二木之嗷嗷何爲。甚至巧爲說詞而曰劉龍故偷兒也。非所宜嫁。夫始適老馬終耦黽鼠。妾薄命一詞亦聽其自歌房中可耳。二木之告無乃爲百艸憂春雨乎。沈海應杖。劉龍仍聽完聚。

一件：誦拆事

審得淮安府人徐尙德。乃鄭人何冬女夫。而有繼岳劉元德。有岳母鄭氏。又有妻兄何應錦者也。夫尙德何如人。潘中軍一廝役耳。止因元禮假館武林。應錦亦旅棲長安。于是冬女叔何恩。輒誕尙德一嚮。而從中撮合。此鄭氏所以受聘金廿兩。而以牛馬風遙之尙德。結鸞燕于冬女也。雖然。身爲野鴛。乃錯占家雞。可乎。今成婚三載。果反目矣。未見賢能舉案想類。貧不下機。且有元禮應錦等。從旁佐鬪。尙德忿忿告府。非無因也。茲召冬女詰之。謂尙德誤信淮棍。將攜歸本土。賣伊爲娼。查當日聘書內。原云娶妻。居甯何得頓背初約。以攜歸言。合押尙德賃房。與冬女同居。其留鄭乎。則爲鴛偶之終諧。其歸淮乎。則爲燕飛之暫別。若謂同林已乖。別船可上。則出自尙德之意。可也。被元禮應錦等。可曰尙德逐浪爲蹤。冬女飄花爲性。而謬爲返金歸女之喋喋。耶何恩爲媒。不慎欺家兄。而誤姪女。不免有寡恩之誚矣。合杖。徐尙德匿情聘婦。念係貧愚。姑的決示懲。

覆審得何冬女之匹于徐尙德也。以正娶。非以苟合。胡言別嫁。蓋明知家徒壁立者。必難諧比。目於白頭。而大義所在。不容悖也。今審斷後。尙德復喃喃遞呈。有追還原聘。斷妻回籍。語夫以尙德之餬口。不給若身客天涯。妻留故里。則流萍繫匏。相親何期。且青青一枝。安知不陰折牆外。而顧令尙德爲抱柱之尾生。可乎。合無如尙德所請。將原聘廿兩追還。而冬女則聽別嫁。噫。二載同衾。今將分席。未知冬女

之結新歡于魚水者。猶作故劍遺簪之戀。戀否耶。婦情之薄。有似秋雲于此。案不能無感。然爲尙德者。亦身輕似葉矣。況良賤爲偶。其始原不以正。則急斷此惡姻緣可也。徐尙德合招原擬。冬女并擬贖杖。以爲婦道不終之戒。

一件：活拆事

審得沈洪之以女許方勝子也。乃崇禎元年事也。迨延至三年。則是女紅英欲謝而標梅已過矣。蓋因勝家窘甚。故遲遲至今。未幾忽以果盒禮往曰。吾將娶婦。夫洪窶人子。生男弗喜。女弗悲。非曰門楣是望也。蓋將藉掌珠以博筭金耳。胡勝不以聘金往而率略。乃爾宜洪妻。鄭氏怒不許婚也。時勝轉展無計。淹其表兄李春。轉言於洪。謂吾家壁立。合將原聘見還。以伊女另嫁。于是洪與鄭氏皆允其請。而又斟酌果盒之費。于原聘入兩外。更加四兩。此退婚一紙。所以出自勝手也。一女之轉嫁。李萬已成覆水難收。則當寄語舊燕。另覓雕梁可矣。何勝事過戈興。復以活拆控。旣飽家兄。又挽去婦。魚與熊掌可兼。涎乎本當以誣告反坐。姑念貧而退婚。非其願也。且婚姻論財。夷虜之道。沈洪亦不能無罪。合與巧言如簧。分鴻斷鴛之李春各杖示懲。其一女則萬妻也。流水落花兩無情矣。方勝不得再有嗷嗷。自取反

坐。

一件：拆妻事

審得奉化縣人江昌榮。汪一奴前夫。定海縣人俞七。汪一奴後夫。而汪壽法則一奴父也。先因壽法于崇禎二年。曾以一奴許昌榮。而成婚于五年五月。時問一奴年幾。何僅十三耳。夫兩雖並棲。何異稚戲。而妝無再點。案不別舉。諒爲貞女。當如是矣。乃一奴之情。暱新歡。心厭故侶者。非獨昌榮過。則昌榮之亡母。過夫一奴。猶斷乳幾日人耳。當撫若慈母。愛如嬌女。胡羹藥不諳。輒加垂楚。而幾欲爲姜母汲水之難也。君家婦。難爲心怨矣。迨昌榮母亡。一奴亦病。豈其命帶逐水。而數值飄花者。又當以一病結新姻緣耶。時一奴母竺氏。曾攜歸定海。就近調養。而胡縣人俞七。乃以野鴛偶。病驚也。今據壽法口供。則謂七父俞大順。曾借銀無償。刦一奴去。夫阿翁自乏家兄耳。可以己女。而人婦者。爲償逋資耶。乃俞七母蔣氏。何又以八兩之聘言。夫聘與當。俱不必辯。獨以五月適江。以八月歸汪。以六年七月往俞。前後豈不瞭然。顧何捏六年爲四年。而五年之依依江宅者。豈一奴果爲倩女之離魂也。茲壽法昌榮猶言出同聲。而一奴則初詆老父。繼諍故夫。惟與俞七兩目。吟吟耳。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而揮舍人唾。

餅師何今古婦女其肺腸若是別也。一奴嫁夫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亦咄咄怪事哉。汪壽法一女兩嫁。應杖汪一奴斷歸昌榮。仍令壽法補銀四兩給與俞七以結此案。

一件：姻變事

審得沈之龍者。故民沈應用族姪也。先因應用年暮無兒立之龍爲嗣。其以養女樓氏許蓋亦佳兒佳婦之惓惓而俾取諸宮中者不煩親迎也。何應用物故後應用妻于氏遂欲以樓氏爲奇貨而章臺別折時胡奎父胡舜方爲子求偶而巧阻銀漢之周思萱遂乘間往語曰樓氏女佳夫樓氏固有主羅敷耳可令他人誤入桃源而以奎爲阮郎之龍爲蕭郎乎。今召舜與思萱詰責謂之龍與樓氏其稱兄妹也難以厲行諧燕偶而溫家玉鏡臺何以聯姻姑女若以十二金餌母而奪其子婦恐百匹之賜難救一慟之隕之龍今日之情無乃類是未可居樓氏于隨風之楊花而俾舍家駕逐野鶻也。求我庶士迨其吉今則莫吉于審日之初八于是暫繫思萱及舜于獄以絕蠱惑而押兩人卽日成婚夫齊語呼婦皆曰妹妹何妨結新歡以仍舊呼正恐登堂拜母而赧然掩面者呼母則安呼姑則忤耳嗟乎此一案也。紅絲久授于故父赤繩幾割于生母若移樓女以置胡宅恐甑破而珠還者一夕亦百年之長恨矣。

幸黃花未折。故紅葉終諧。父冰人而官月老。亦鴛鴦譜內之新語佳話也。周思豐胡舜各杖示傲。其聘禮十二兩。仍追給胡奎。今而後伊自有婦。無謂他人婦。

一件·飛攫事

審得毛氏者。陸生員弟婦。而毛文始則毛氏父也。夫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女子之再嫁也。父命之。學禮者。曾聞斯言乎。毛氏之亡其陸氏夫。而操愧孤鴻。忽欲逐隊野鴛也。當夫家爲政耳。文始以女許汪元瑜。有兩嫁理乎。則陸生以弟婦許陳生。未爲不可。但毛氏既歸陳生。而陸生忽出廿兩。以返元瑜。何爲者。嗟乎。亡弟辭世。生妻去。悼感念同乳。若在初沒。彼陸生非人情乎。何忍以弟婦爲奇貨。而既許元瑜。又許陳生也。今據陸生口供。謂廿兩纍纍特價元瑜酒饌耳。夫元瑜輩固傍海居者。難致山珍。不貴海錯。此何酒何饌乎。而以廿兩費其始。受元瑜之聘。繼受陳生之重聘。無疑至若陳生尤可異焉。既誕毛氏。囊有餘蓄。而重賄貪伯。奪汪氏之聘婦。爲己婦矣。今讀其呈內。則云毛氏與元瑜有姦。故因嬖謀娶。噫。燕爾新婚。如兄如弟。業與毛氏結今生之緣。而甫訂新歡。忽發舊穢。有其事乎。宜爲掩醜。無其事乎。豈宜織淫。若以公庭數語。流聞深閨。頗赤耶背汗耶。想婦人之情。薄秋雲而浪逐桃花者。應得此報。陳

生蒙面昧心。合與忘親負約之陸生。各杖以儆。仍于陳生名下。追銀六兩。給元瑜以了前案。

一件：環烹事

審得王君實故妾夏姐。乃陳英兄陳奎養女。賣與金立仁爲婢。而轉嫁君實爲妾者也。今問伊何以死。則因洗衣池邊。失足溺水故耳。夏姐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英何與乎。而忽以人命告。且又忽指養女爲陳姓嫁女。而生則炊汲死則毛裹也。於是同族陳怡與立仁之同族大經皆踵其故智。而此息彼告。相牽如蔓。均有涎心矣。夫以夏姐之萍流蓬飄。寄生于陳。而寓足于全者。久着青衣。不妬朱顏。其繇養女而婢。又繇婢而妾也。非必貯金屋而列金釵也。在君實雖無寵至不婚之愛。在君實妻江氏雖無我見猶憐之感。而獅吼無作。蜂螫不辨。胡池邊一溺。忽有悍妻殺妾說也。問何以故。則云王生員書報耳。夫王生員與陳全二姓何涉。且與夏姐何親。豈真廁有形發其明。酷甕有骨攻其陰。虐故代人鳴冤。而握管如咽者。將以自哭亡妾之急。淚轉哭夏姐乎。抑豈白日帶絃。忽作階前之人聲。又豈中夜投衣。獨聆郵亭之鬼語。故筆有劍而字有鼓者。將洗沉痛。雪幽恨。而指事陳情之確乎有據也。非然者。恐王生一書。將以求吾所大欲矣。蓋見溺而援之。以手者權也。聞溺而報之。以書者利也。合與借題恐嚇。各詐

四錢之陳英。一併杖懲。若全金仁劈死夏姐之說。則辭過于水。而嫁禍于刃。亦兩人唾餘耳。姑念唆訟無實。薄罰以儆。

一件：枉法事

審得王四四者。呂氏後夫。而陳良明其前夫。陳良忠其前夫之兄也。先因良明患疾身故。止存一婦。二穉子耳。第不知當日之惓惓孤孀者。亦曾訂嫁期于二十五年。而以死別作生離之違約否。然一坏未乾。六尺猶在。胡呂氏遑遑求嫁者。若不得于夫。則熱中也。茲問良明以何時死。則去年六月。而今則七月耳。豈夏之日。冬之夜。已備歷孤枕獨衾之悽涼。而無夫自傷。與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嫁矣。良忠以服制未終爲言。亦子謂之姑。徐徐云耳。何呂氏覓鴛偶而性急者。猶之食雞子而性急。于是以違宗陳良佐主婚。以徐國祥等爲媒。而招四四入贅。良忠心忿控府。有以也。胡四四又以枉法告夫。四四之入贅也。婦不作。庚媳之假啼。夫不待江郎之徐喚。其訂鸞舞而諧魚水。枉乎。不枉乎。且呂氏呼夫二穉子呼父。鵲巢鳩居。已占盡陳門便宜。而顧令不與主婚之伯兄。卷舌而惟所欲爲。甚矣四四枉法一控。昧心極也。合杖以儆。雖然。二穉子不日長矣。若相與連臂而歌凱風乎。未知呂氏亦和以無。